

「周小史」形象的建構與六朝變童文化

符夢秋

摘要

周小史是中國古代變童形象中極具代表性的一位，後世的變童書寫經常引作參照的對象。前人研究往往把「周小史」作為魏晉「男寵大興」的旁證，或與蕭梁時期的文學新變關聯起來。康正果肯定了「周小史」在後世變童書寫中的地位，謂其已成為變童的代稱。本文主要探討「周小史」形象在魏晉南北朝的發展與確立，以此為線索串聯六朝變童書寫的軌跡，探究中國古代男色傳統的時代特質。

關鍵詞

周小史 變童 男風 男色

一、緒論

魏晉是講究儀容風度的時代，後人追溯前朝往往為史料中風姿秀美、器度標舉的男子形象傾倒。除了耳熟能詳、有史可稽的嵇康、潘岳、衛玠諸人外，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史這一只見於文人筆端的人物竟然名揚後世，每每成為變童書寫參照的典範形象。周小史的故事也被不斷敷演，甚至改編成現代版的網絡小說和廣播劇。

中國古代男風傳統淵源既久，魏晉南北朝和明清時期相關記載頻繁，被視為男風的高潮期。¹早期的男風論著多為介紹性的資料合編，近年來男色書寫研究成果頗豐，主要集中於明清時期的男風探微。現階段對六朝男風的普遍認知，大致不離張在舟總結的「部分疏淡異性」、「重視形容氣質」以及「相關詩歌繁榮」。²早年韓獻博（Bret Hinsch）參考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的論述，認為西晉同性情慾關係相當開放。

¹ 今日而言男風的具體內容複雜難斷，本文僅用傳統的「男風」一詞概括以男男情慾為尚的社會風氣。

² 張在舟：《曖昧的歷程：中國古代同性戀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頁 129-137。

³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用「寬容」一詞概括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對男風抱持的態度，⁴這可能有些武斷。因為它默認了其時其人對男風具有清晰認知，而這認知多半又與「近女色」相對立，但實際上，雖有魏晉雖有「男女氣亂」的擔憂，⁵但魏晉男風並沒有表現出獨立的性別身份認知，這或許是由於它「被整個父權文化給內化了」。⁶

本文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周小史」材料作了集中的梳理，欲借周小史一窺六朝「變童之好」及以變童為核心的男色風尚。周小史首先以年輕美貌的書吏形象出現在西晉張翰的〈周小史〉詩中，齊梁時期的艷情詩賦予了周小史新的故事背景，使其成為前代帝王男寵的延續，至此周小史的形象趨於固定，至明清仍備受關注，成為變童書寫頻繁徵引的對象。中國古代的男色風尚，廣義上講就是這種以狎暱為主要形式的「變童之好」，「與今日具有個人主體意識與群體認同的同志現象，實不可同日而語」。⁷魏晉男子對美少年抱持的這種難以言說的偏愛，不如說是一種獨特的審美文化。

二、魏晉南北朝變童詩與「周小史」

「變童」一詞在今人口中多少有些任人宰割的意味，康正果對比古希臘「男童之愛」與中國古代男風時，劃歸變童為「家內的性奴僕」。⁸考其詞意，「變童」即為美童，詩經中「婉」、「變」二字常常連用，皆有美好之意。〈齊風·甫田〉：「婉兮變兮，總角卍兮。」⁹〈曹風·侯人〉：「婉兮變兮，季女斯飢。」¹⁰毛傳以「婉」為少，以「變」為好，合而為「少好貌」。¹¹而〈齊風·猗嗟〉：「猗嗟變兮，清揚婉兮。」¹²毛傳又以「變」為「壯好貌」，大概是為詩中射術精湛的男子形象作的補充。只能猜測「變」作為廣泛意義上的「好貌」，用於年輕男女。

紀昀（1724-1805）《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雜說稱變童始黃帝」，¹³意即「變童」

³ Bret Hinsch,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The Mal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56.

⁴ 如尹航、林蔚然：〈魏晉南北朝時期男風盛行原因初探〉，《長春教育學院學報》第31卷第10期（2015年5月），頁22-26；張文婷：〈論「男風」在魏晉南北朝上層社會的盛行〉，《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第23卷第2期（2016年6月），頁122-126，頁136。

⁵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34〈五行志〉，頁1006。

⁶ 許維賢：《從艷史到情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44。

⁷ 黃克武：《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257。

⁸ 康正果：《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修訂版）》（臺北：釀出版，2016），頁113。

⁹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黃侃經文句讀：《毛詩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196。

¹⁰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黃侃經文句讀：《毛詩正義》，頁269。

¹¹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黃侃經文句讀：《毛詩正義》，頁269。

¹²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黃侃經文句讀：《毛詩正義》，頁201。

¹³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頁274。

這一身份角色古而有之。「變童」、「頑童」與「男寵」在古文中詞意往往相去不遠，並且時常伴有政治隱喻。「頑童」有愚魯之意，多用來指稱君王寵幸的近臣。《逸周書》告誡君主「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潘振雲注「美男」為「頑童」。¹⁴晉代出現的《尚書·伊訓》篇亦把「比頑童」列為亂風之一，與「逆忠直」、「遠耆德」並舉。¹⁵嬖臣與賢臣事君之道的相左致使帝王寵臣的事例不絕於史書，而能從環伺的內寵外嬖中脫穎而出者，年輕和貌美幾乎是不可缺少的兩個要素。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變童」、「男寵」這類稱謂，均指向年輕貌美的男子。「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放效，或有至夫婦離絕，怨曠妬忌者。」¹⁶西晉以下貴族畜養家僮家伎成風，對男色的品評賞贊幾成普遍的社會風氣。《晉書·陶侃傳》記載陶侃（259-334）「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¹⁷謝安（320-385）在東山畜妓，宋明帝（439-472，465-472 在位）謂其「縱心事外」，出遊每携女妓。¹⁸畜妓作為貴族間的風流韻事相傳。或傳石崇（249-300）王愷比富，「以變童為賭注，或下棋比輸贏，而輸贏往往以變童幾百人計。」¹⁹可見這些「僮僕」身份的男寵身份低微，只被視為主人的財物。然而，聲伎歌童中面目姣好者，往往會得到主人的額外關注。如後趙石虎（趙武帝，295-349，334-349 在位）寵愛優童鄭櫻桃（？-349），為他弑殺了兩任妻子；²⁰桓玄（369-404）寵愛「婉變有容采」的丁期，後桓玄舉事失敗，丁期也舍身為他擋箭。²¹

（一）張翰與〈周小史〉詩

「變童」一詞大約在南北朝時期開始流行。相較而言，「頑童」強調政治危害，「男寵」偏重從屬身份，「變童」關注美的視覺。簡文帝蕭綱（503-551，549-551 在位）曾作

¹⁴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94。

¹⁵ （清）王先謙撰，何晉點校：《尚書孔傳參正》（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408。

¹⁶ （梁）沈約：《宋書》，卷 34〈五行志〉5，頁 1006。

¹⁷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66〈陶侃傳〉，頁 1779。

¹⁸ （南朝末）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478。

¹⁹ 唯性史觀齋主：《中國同性戀秘史》，轉引自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頁 287。

²⁰ 史載：「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潛而殺之。」見（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106〈石季龍載記上〉，頁 2761。關於鄭櫻桃的性別古來爭論頗多，唐代李頎作了首〈鄭櫻桃歌〉，詩中把鄭櫻桃當作女子歌詠。見（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85，頁 1201。又，馮夢龍認為優童即為男子，而「李頎誤以為婦人」。見（明）馮夢龍：《情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 22〈情外類〉，頁 2143。汪啟淑認為歷史上有男女兩個鄭櫻桃，「一為石季龍優僮，一為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見（清）汪啟淑：《水曹清暇錄》（《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277。

²¹ （明）馮夢龍：《情史》，卷 22〈情外類〉，頁 2129。《晉書·桓玄傳》作「丁仙期」，見（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99〈桓玄傳〉，頁 2601。

詩一首歌詠男童，題為〈變童〉；北齊許散愁以「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自資。²²而變童的美好形象作為詩文吟詠的主題，至少在魏晉時期已經大致流行。現存最早的一首變童詩為西晉張翰所作，²³題名〈周小史〉：

翩翩周生，婉變幼童。年有十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齒
 莒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綺靡，顧眄便妍。和顏
 善笑，美口善言。²⁴

袁枚（1716-1798）《隨園詩話》中考證了「小史」之名：「古樂府：『十五府小史，三十侍中郎。』似今史之年輕者名小史，即今之小書辦也。」²⁵據《晉書·職官志》記載，晉時郡、縣均置小史一職。²⁶除了張翰的〈周小史〉之外，劉宋謝惠連（約 397-433）也曾書五言詩十餘首贈予小史杜德靈，他傾慕的杜小史曾任會稽郡吏，「雅有姿色，為義宗所愛寵」，²⁷可見魏晉南北朝「小史」之職與袁枚所考相去不遠。周小史一類的變童，實則是年輕的屬官。相比家僮家伎，小史顯然擁有更多的自由，然而在士庶分明的等級制度下，小史的境遇也未必優於家伎很多。

魏晉文人往往以風度才氣擅名於世，張翰也不例外。《晉書》記載張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²⁸袁枚在遍數前朝風流人物時筆鋒掃過張翰，稱其「有小史之詩，高風嶽峻」，²⁹大約是出於史書中張翰「縱任不拘」的形象。明人胡維霖（活躍於明末）在〈晉詩評〉中亦稱「張翰有清才，如〈周小史〉、〈思吳歌〉，旭日在東，清新可愛」。³⁰「旭日在東，清新可愛」，多半指周小史的「年有十五，如日在東」。在後世對「周小史」形象的接受中，「如日在東」是一個反復提及的要點。袁中道（1570-1623）化用作五言：「翩翩周小史，有如日在東」；³¹張五典（1555-1626）自我調

²²（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7〈廢帝本紀〉，頁 264。

²³阮籍《詠懷·昔日繁華子》提及昔日男寵典故，但是學界通常解讀為別有懷抱，在此不作變童詩講。參靳極蒼：《阮籍詠懷詩詳解》（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頁 46-50。

²⁴（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 33，頁 576。

²⁵（清）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卷 15，頁 524。樂府詩為「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見（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第 2 冊，頁 411。

²⁶見（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24〈職官志〉，頁 746。

²⁷（梁）沈約：《宋書》，卷 51〈長沙景王道憐傳附義宗傳〉，頁 1468。袁枚考「小史」一詞時亦有所言及：「謝惠連有贈小史杜德靈詩，似乎褻狎。」見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 524。

²⁸（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92〈文苑列傳〉，頁 2384。

²⁹（清）袁枚：〈上台觀察書〉，《小倉山房外集》（《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480。

³⁰（明）胡維霖：〈晉詩評〉，《胡維霖集》（《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 558。

³¹（明）袁中道：〈感懷詩五十八首·四十九〉，收入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 5，頁 206。

侃：「翩翩小史如初日，醉煞江東老步兵。」³²正如康正果在《重審風月鑒》中敏銳指出的：「變童的價值完全在於他特有的孩子氣的美，所以該詩一開始就讚美他的妙齡，用含苞待放的荷花比喻他的稚嫩。」³³這種孩子氣的美，也是一種清新自然、不加修飾的美。湯惠休曾用「初日芙蓉」稱讚謝靈運的詩句，³⁴鮑照（414-466）亦稱「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³⁵然而詩中的周小史卻不似不加修飾，恐怕借用了化妝的手段，才使張翰陶醉在了陣陣香風之中。「傅粉施朱」修飾容貌之舉在兩漢也曾流行。漢初籍孺、閔孺分別以美貌見幸於高祖（漢高祖，前 256-前 195，前 202-前 195 在位）和惠帝（漢惠帝，前 210-前 188，前 195-前 188 在位），如《史記》載：「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鵠，貝帶，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³⁶彼時尚以取悅君王為目的，而到了魏晉，風流名士們開始陶醉於「傅粉施朱」的自我欣賞。何晏（196?-249）在「粉白不去手」的同時甚至換上了婦人之服。³⁷這些姿容瑰麗的美男子出行「每為眾所瞻望」，以至「觀者盈路」。³⁸此時主流審美傾向於秀麗的男性氣質，也就不難理解變童的風靡了。

張翰不曾具體描摹周小史的眉目唇齒，他著意的是男孩的妝容體態與顧盼風姿。他以「婉變」概括周小史的美，然後從氣味、色彩、神態、動作入手，勾勒了一個變童輪廓。「婉變」一詞深受六朝文人偏愛，如「婉變居人思」³⁹、「婉變岷山陰」⁴⁰、「婉變房闔之內」⁴¹。陸機的「婉變」用得出神入化，仔細體會除了普遍意義上的美好之外，另有一層喜慕纏綿之意。此外「婉變」時用於女性，時用於男性。陶淵明（約 372-427）〈雜詩〉：「嫋嫋松標雀，婉變柔童子。」⁴²阮籍（210-263）〈詠懷〉：「交甫懷環佩，婉變有芬芳。」⁴³仙女的美和變童的美，在魏晉人的視角裏大約是一致的，他們更關注人物呈現的風姿神采，因而魏晉風度裏的名士也以風姿神采著稱。⁴⁴

³²（清）張五典：〈贈歌者江華周琯〉，《荷塘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140。

³³康正果：《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修訂版）》，頁 114。

³⁴（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28。

³⁵（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34〈顏延之傳〉，頁 881。

³⁶（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125〈佞幸列傳〉，頁 3191。

³⁷分見（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9〈魏書〉9，頁 292；（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27〈五行志〉上，頁 822。

³⁸分見（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9〈王茂傳〉，頁 177；（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100〈王機傳〉，頁 2625。

³⁹（晉）陸機：〈於承明作與士龍〉，載（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24，頁 347。

⁴⁰（晉）陸機：〈贈從兄車騎〉，載（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 24，頁 348。

⁴¹（晉）陸機：〈弔魏武帝文〉，載（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 60，頁 833。

⁴²（晉）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122。

⁴³（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清）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2，頁 70。

⁴⁴相關品評散見《世說新語》〈讚譽〉、〈容止〉等篇。此外對神情的格外重視並不始於魏晉，漢代識鑒人物尤重神味，魏晉因之。劉邵《人物誌·九徵》云：「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見（魏）劉邵撰，（涼）劉昉注：《人物誌》，（《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我們無從得知張翰與周小史的確切關聯。張翰的行蹤軌跡主要在今蘇州一帶，中途入洛約三五載。我們不妨試想這麼一個情景：張翰初入洛陽時亦抱著求仕之心，賀循為他引薦了同鄉的陸氏兄弟及顧榮（?-312）諸人，他與顧榮一見如故惺惺相惜。⁴⁵而都城名士雲集，初來乍到的張翰只是在南方文人圈裏小有名氣，結交權貴的場所則無非是各類聚會。此時金谷園業已名存實亡，貴族們仍樂此不疲地在戰事與戰事間偷閒。也許是宴飲集會之際兩人有了一面之緣，張翰以灑脫不羈自詡，一眼便為男孩的風姿所傾倒，於是即興賦詩相贈，抑或是散場後斟酌回味，留下風流詩作一首。張翰詩中並未言明周小史與其他男性的關係，流露的跡近褻狎的態度許是詩人或讀者的意淫。後人沉醉於詩歌營造的風流意境，「周小史」也就作為變童的典範形象保存了下來，從蕭梁劉遵（488-535）、蕭綱的詩作到明清文人詩乃至市井文學，「周小史」被套用在各時代的變童身上，成為一個經典的代稱。

（二）宮體詩中的「周小史」

縱情放達在兩晉或為稱頌，至齊梁則譏議尤多。齊梁士人的欣賞角度似乎轉向了一種雍容的美。⁴⁶同樣是「美儀貌，善容止」，縱觀梁朝全盛之時，貴族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從容出入，望若神仙」。⁴⁷「從容出入」、「遲行緩步」於優雅的儀態之外，未嘗不反映了一種安於享樂的生活態度，似乎也對應了滿朝稱頌的「立身退素」、「恭己自保」的處世方式。⁴⁸

前文中張翰因放達獲舉，一首〈周小史〉風調絕倫。他的行為與詩作正應和了「放達」的社會期望，無論是有意塑造或無意為之。〈繁華應令〉的作者劉遵身處的蕭梁，「放達」是個頗招非議的用詞。劉遵追隨蕭綱頗久，甚蒙恩寵，蕭綱在悼文中稱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為念」。又追憶往昔「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推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⁴⁹可見劉遵其人其文都深得蕭綱推重。蕭綱本人曾作〈變童〉一首，並在詩中借用了「周小史」的形象：

變童嬌麗質，踐董復超瑕。羽帳晨香滿，珠簾夕漏賒。翠被含鴛色，雕牀鏤象牙。
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袖裁連璧錦，牋織細槿花。攬袴輕紅出，回頭雙鬢斜。

社，1987），頁 763。

⁴⁵ 晉書載賀循因陸機等人之薦召補太子舍人，張翰與之同舟入洛，約在 299 年（參考顧農：〈陸機生平著作考辨三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 04 期，頁 60-67），並與此時在京任職的顧榮等人交往甚密。參（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68〈顧榮傳〉，頁 1811、1815。

⁴⁶ 閻采平在《齊梁詩歌研究》中嘗試總結了齊梁士族文人所奉行的道德規範。其一為重溫文爾雅，反對放達任誕。其二為重寬恕容眾而反對自伐矜人、仗才使氣，下文亦有所借鑒。詳見閻采平：《齊梁詩歌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 26-27。

⁴⁷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卷 3〈勉學〉，頁 148。

⁴⁸ 分見（梁）蕭子顯：《南齊書》，卷 46〈蕭惠基傳〉、44〈徐孝嗣傳〉，頁 811、773。

⁴⁹ （唐）姚思廉：《梁書》，卷 41〈劉孺傳〉，頁 593。

嬾眼時含笑，玉手乍攀花。懷猜非後釣，密愛似前車。足使燕姬妬，彌令鄭女嗟。

50

張詩偏重風度，〈變童〉則鋪陳細密，實寫了種種細節：少年的衣着不止鮮艷，更是用華美的錦緞織成，飾品姿態與女性無異，閒來無事便在院中賞花，儼然是被豢養在深宮的男童年形象。作為宮體詩的內容特色，羽帳、珠簾、翠被、雕床這些暗示性的物件配合綺麗的服飾妝容，呈現出與其時歌詠女性詩作無異的柔曼畫面。

「變童嬌麗質，踐董復超瑕。」分桃斷袖作為前代男寵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兩個典故，在魏晉南北朝的詩歌中反復出現。劉孝綽（481-539）〈詠小兒采菱〉戲調小兒「峙踞未敢進，畏欲比殘桃。」⁵¹吳均（469-520）〈詠少年〉直稱「董生惟巧笑，子都信美目。」⁵²這些風流事跡詩人們幾乎信手拈來。而作為帝王風流陪襯的男寵，最後的結局往往都不甚圓滿。帝王在世時尚有移情之慮，百年後更是無所仰仗，即便有同道中人，也難有駐顏之術。「懷情非後釣，密愛似前車」，蕭綱在極力誇寫恩寵的同時似乎也默認了年長色衰的必然結局。女性猶能憑借成熟的風韻延長愛寵期限，男性卻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褪去柔美的光環，再精美的妝容也難掩固有的陽剛之氣，除非運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如李漁（1611-1680）〈男孟母教合三遷〉中的美童尤瑞郎，為了維持姿色與愛侶永世相好竟狠心自閹。他對自身變童身份的認知倒是相當明確：「我如今這等見愛於他，不過為這幾分顏色……」⁵³按照李漁的說法男子十四至十六歲屬於「未曾出幼」，是最適合與成年男子相好的年紀，之後「腎水一通」，就要渴求女色了。他還試圖用房中書中的常見說辭加以解釋，把陽精與少年姿容聯繫起來：

凡人老年的顏色，不如壯年，壯年的顏色，不如少年者，是甚麼原故？要曉得腎水的消長，就關於顏色的盛衰。……你如今遣興遣出來的東西，不是甚麼無用之物，就是你皮裏的光彩，面上的嬌豔，底下去了一分，上面就少了一分。⁵⁴

房中書作為男人寫給男人看的經驗之談，大約在秦漢之後開始流傳，如何通過固精實現採補是其反復強調的重點，而對陰性強大力量的恐懼或許也為好男色之人提供了行事藉口。在大部分好男風者眼中，十五歲左右的變童姿容大致與婦人無異，他們喜愛的也是變童白淨柔嫩的美。然而人少不得有少壯之日，沒有尤瑞郎那樣的勇氣和決心，就免不了迎來色衰愛弛之時。只有詩歌中「踐董復超瑕」的變童形象是永駐的。這樣的變童形象正是後世

⁵⁰ （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清）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卷7，頁301-302。

⁵¹ （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清）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卷10，頁515。

⁵² （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清）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卷6，頁236。

⁵³ （清）李漁：《無聲戲》，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遷〉，《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卷8，頁121。

⁵⁴ （清）李漁：《無聲戲》，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遷〉，《李漁全集》，卷8，頁120-121。

好男風者夢寐以求的，甚至可作為精神寄託，滿足他們的種種幻想。

劉遵〈繁華應令〉詩中塑造的周小史形象與蕭綱的〈變童〉十分相近：

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叢。鮮膚勝粉白，慢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釣蓮葉東。
腕動飄香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得奉畫堂中。金屏障翠被，藍帔覆薰籠。
本欲傷輕薄，含辭羞自通。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蛾眉詎須嫉，新妝遞入宮。

55

《史記·呂不韋列傳》中，華陽夫人的姐姐勸說夫人：「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⁵⁶「繁華」一詞以喻風華正茂的美。魏晉南北朝詩作中，常用「繁華子」、「繁華童」指代男寵、變童一類的人物。如阮籍〈詠懷〉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⁵⁷沈約（441-513）〈江籬生幽諸〉：「既美修嫵女，覆悅繁華童。」⁵⁸劉遵這首〈繁華應令〉在詩名中直接賦予了「繁華」男色的意味，又如劉泓〈詠繁華〉詩，學者認為也在歌詠男風。⁵⁹這時期吟詠少年的詩作屢見不鮮且角度曖昧，可見南北朝士族文人對美貌男性尤其是變童的狂熱追逐。

除對張詩中美童形象的簡單附和，劉遵的〈繁華應令〉作了情節上的拼湊。作為一首應令之作，他幾乎搬來了前朝所有著名的龍陽故事，「周小史」一事開始被宮廷想象填補。「挾彈雕陵下」使人聯想到妙有姿容的少年潘岳，「垂釣蓮葉東」則是借來了泣魚固寵的龍陽君。「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劉遵似乎想扭轉歷史上的男寵悲劇，為或許在座的主僕相親獻上結局美滿的預言。而「入宮」的情節也就此流傳，在後世涉及周小史典故的詩文作品中，「入宮」作為填補詩文內容的慣用元素之一，延續著自古而來帝王變童的情事書寫。唐人編寫《藝文類聚》時把〈周小史〉一詩歸入「寵幸」一類，大約也是受了劉遵詩作的影響，因而對這一情節發展深信不疑。

無論是張翰的〈周小史〉，還是劉遵的〈繁華應令〉，作為被敘述者的周小史以其不可思議的、活色生香的美貌博取了觀者的一致好感，他的儀容舉止、衣著車馬，他周圍的一切都華美到了極致。極致再往上就觸到了天的邊界。「輕車隨風，飛霧流煙」，張翰詩中的這輛車仿佛是要載著周小史離開凡塵，奔向神仙的屬地，文學中的神仙傳統再度被激活，作者和讀者通過勾勒的人物形象實現對神仙似的美童的佔有。而劉遵則放棄了對周小

⁵⁵ (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清)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卷8，頁334。注曰「應皇太子曰應令」，此詩為蕭綱入主東宮之後所作，其時宮體大約已流行。

⁵⁶ (漢)司馬遷：《史記》，卷85〈呂不韋列傳〉，頁2508。

⁵⁷ (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清)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卷2，頁70。

⁵⁸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第2冊，頁524。

⁵⁹ (南朝)劉泓〈詠繁華〉：「可憐宜出眾，的的最分明。秀媚開雙眼，風流著語聲。」見(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卷10，頁519。張在舟認為此詩似在歌詠男風。見張在舟：《曖昧的歷程：中國古代同性戀史》，頁139。《斷袖文編》也收錄了此詩，編者認為「繁華」具有較濃的同性戀意味。參張傑：《斷袖文編：中國古代同性戀史料集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頁92。

史的獨佔，他把周小史推進深宮內院與群妃爭寵。這種退讓不失為一種合理想象，因為宮廷正是人間的仙境。門閥政治逐漸褪去光彩，皇室重新獲得了絕對的政治權力，甚至開始掌握文化上的優勢。齊梁圍繞著王室形成的眾多文學集團，正是士族不得不依附於王權的體現。在帝王的倡導下，宮廷生活成為蕭梁詩歌的主場，前代的帝王艷史被反覆傳誦，綴上華麗的想象。

三、歷史的迴響：男風與陰陽審美

周小史的真實狀況究竟如何？兩百年後的劉遵或許全然未知，他既用周小史作為應令詩的主題，可見「周小史」在蕭梁文人間極富知名度，或者說張翰和「周小史」作為又一繁華典故被南朝文人反復傳詠，這一紙筆墨被蕭梁以及後世的文人重新解讀，滿足了詩人與讀者共同的私密欲望。在南朝的改編中，周小史的文官身份也被一併抹去，成了深鎖宮中的禁嚮，大概男人畢竟與女人不同，絕色美姝帶來的只是後宮的災難，男子卻能加官進爵威脅前廷，兩漢的教訓已經足夠了，史書中那些「佞倖」、「寵幸」之辭不啻妒婦無力的指責，理想的變童只須保留年輕的、雌雄莫辨的美與柔順的姿態。劉遵詩中的周小史，更像是對蕭綱變童詩作的應和，他借了周小史的軀殼，包裝了一個柔順的幼童送入蕭綱的宮中。這樣的變童形象在明清大受追捧。《情史》情外一類中搜羅了歷代男風故事，其中就包含上述兩首歌詠周小史的詩作，馮夢龍（1574-1646）又為周小史作了補注：「所謂周小童者，意即周小史，古有其人，擅美名如子都、宋朝者，而詩人競詠之耳。」⁶⁰子都和宋朝分別是春秋、戰國時聞名天下的美男子，在明人眼中周小史儼然是魏晉男色的代稱。文士名流吟詠美色，追逐男風，爭相贈詩與聲伎歌童，明清此風尤盛，周小史便時常以伶童的經典形象入詩。⁶¹

康正果批評這些詩作「與其說是對變童的真實寫照，不如說是展示了關於這一題目的詞藻、典故和單調的趣味」。⁶²為了渲染男童的美或是展現狎暱情景，詩人編造了一個個香艷的男風故事。相比同期以女性為主題的艷情詩賦，六朝變童詩的尺度其實非常有限，幾乎沒有直白露骨的描寫，最多不過金屏翠被的暗示。雖然不能就此斷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男風狀況，但多數文人雅士對男風的追逐似乎只是流於表面的唱和，他們追趕的更像是美男子的審美潮流，宮體詩中尚有不少詩作難以辨別賦詠人物的性別，這些千篇一律的描

⁶⁰ （明）馮夢龍：《情史》，卷22〈情外類〉，頁2137。

⁶¹ 除前文提及的兩首，再稍舉兩例：（清）趙文哲（1725-1773）羈旅西南之際結交名士贈詩歌童，感慨「不是當年周小史，誰將初日寓芳名。」（清）任端書（1702-1740）當筵贈詩以張翰自比，謂「誰付新詩周小史，過江風調數張翰。」分見（清）趙文哲：〈贈歌者陽暹〉，《嫩隅集》（《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41；（清）任端書：〈贈歌者蕭元二首〉，《南屏山人集》（《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348。

⁶² 康正果：《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頁114-115。

寫同樣可視作對主流審美的趨附。⁶³沈德符曾以明末男風比擬西晉，謂其時「幾如西晉太康」，⁶⁴而吳存存談及明清男風時，指出當時流行的是一種獨立於女性世界之外的陰柔的男性美。⁶⁵在古代中國，「男人之間的紐帶」往往是生存和成功的關鍵，⁶⁶通過狂熱的同性社交，男性自身完成了陰陽審美的回環閉合，只是不同時期的傾向與標準有異。成書於明清之交的《梧桐影》中有首〈周小史〉的仿詩，稱讚王子嘉「年有十五，如月在東」。⁶⁷魏晉與明清的「日月之別」可見一斑。只是審美往往止於表面，不動搖陰陽根基，又未與時代精神牴牾，所以留下了古代男風「開放」與「寬容」的整體印象。舉例而言，蕭韶年幼時深受庾信（513-581）喜愛，「有斷袖之歡」，卻並不影響他成年後襲爵。⁶⁸只有與禮法相悖時才會遭到實質性的懲罰，如謝惠連在丁憂期間寫了十餘首贈詩給杜小史杜德靈，文行於世便遭抨擊，以致官運沉滯。⁶⁹值得一提的是，南朝與北朝的文化環境雖然相去甚遠，男色之好卻皆不避忌。只是衣婦人服飾的行為，在舊學統治的北方恐怕只能遭到恥笑。高洋（齊文宣帝，526-559，550-559 在位）篡奪東魏，以故彭城王元韶（？-559）剃鬚鬚、傅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謂「我以彭城為嬪御」。⁷⁰史載元韶「美容儀」、「性行溫裕」，高洋此舉多少有譏諷之意，也許南朝男風傳到北人耳中便是如此情狀，而嬖童在北方的地位也應較南方低微。以美貌和柔順自進倒成了清俊男子的選擇之一。西晉孫秀（卒於 301 年）初為瑯琊小史給事潘岳（247-300），因「狡黠自喜」遭潘岳嫌惡，後「以諂媚自達」於司馬倫，漸為其腹心，及至司馬倫大權在握，孫秀專政於朝，昔日仇敵皆被清算。⁷¹又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⁷²這類「媚上」的現象古來有之，只是前朝多為帝王嬖臣，兩晉南北朝在貴族間多發，大抵也與士族的崛起脫不了干係。

四、結論

「周小史」的嬖童形象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在蕭梁基本得到確立，美貌書童與帝王男寵的想象活躍在往後各時期的文本裏。明末清初伴隨印刷業的發展與文學的商業

⁶³ 如晉簡文帝〈烏棲曲·之四〉、梁武帝〈梁白紵辭〉等。分見（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清）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卷 9，頁 427；（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 55，頁 800。

⁶⁴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621。

⁶⁵ Wu Cuncun, *Homoerotic sensibil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p.9.

⁶⁶ Susan Mann, *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轉引自雷金慶（Kam Louie）著，劉婷譯：《男性特質論：中國的社會與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頁 4。

⁶⁷ （清）不題撰人：《梧桐影》（大連：大連出版社，2000），第 4 回，頁 1。

⁶⁸ （唐）李延壽：《南史》，卷 51〈梁宗室上·長沙宣武王懿傳附韶傳〉，頁 1270。

⁶⁹ （梁）沈約：《宋書》，卷 53〈謝方明傳附謝惠連傳〉，頁 1524。

⁷⁰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 28〈王韶傳〉，頁 388。

⁷¹ 分見（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55〈潘岳傳〉、卷 59〈趙王倫傳〉，頁 1506-1507、1600。

⁷²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78〈孔愉傳附孔汪傳〉，頁 2053。

化，艷情讀物里的風流周小史為這一經典變童形象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通過周小史的形象的建構可一窺中國古代男色傳統的大致脈絡。不過除了「變童」這一主要程式，平等交遊的男男情慾關係也值得關注，魏晉史料記載中不乏成年男子對士族少年的狂熱追求，多少有些自我認同的因素。

